

一、午后的课

“同学们，有人说它像一条大河，也有人说它像一片牛奶流淌后留下的痕迹——这白茫茫的一片究竟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黑板上挂着一张漆黑漆黑的星空图，老师指着贯穿上下的一条白蒙蒙的东西问大家。

柯贝内拉立刻举起了手。随之，又有四五个同学举手。焦班尼也想举手，可马上又放下了。的确，他好像在哪本杂志上看过，隐隐约约记得那些是由无数星星组成的。可是，最近焦班尼每天在教室打瞌睡，没有工夫看书，也没有书可看。因此对一切事情都是糊里糊涂的。

老师很快就察觉到了。

“焦班尼同学，你知道吧？”

焦班尼毅然站起。然而当他站起来后才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扎内利从前座回过头来，看着焦班尼，吃吃地笑。

焦班尼张口结舌，脸羞得通红。这时老师又说话了：

“当我们用大型望远镜仔细观察银河时，就会知道银河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吧？”

但焦班尼仍然不能马上回答出来。他想来想去，还是认为那是星星。

老师为难了，于是把视线移向柯贝内拉。

“好吧，那么请柯贝内拉同学来回答。”

刚才还是那么踊跃举手的柯贝内拉，此刻却扭扭捏捏地慢慢站起身，半天没吱声。

老师诧异地盯着柯贝内拉，然后迅速转向黑板说：

“好啦。”接着自己指着星图说：“用大型高倍望远镜观察这片白茫茫的银河，我们就会发现无数颗小星星。是吧，焦班尼同学？”

焦班尼满面绯红地点了点头。但他眼里已泪水汪汪。是的，我早就知道，柯贝内拉无疑也了如指掌。那是在博士家里，也就是柯贝内拉父亲家，和柯贝内拉一起读过的那本杂志上这样写的。

读完那本杂志，柯贝内拉还跑到他父亲的书斋里拿来一大本厚厚的书，翻开“银河”那部分给自己介绍。两人久久地欣赏黑黝黝满满一页那些星光闪闪的漂亮图片。这些，柯贝内拉怎么会忘记呢？他不会是真的回答不上来。最近，每天早晨和下午做工都很辛苦，上学时不能和大家欢蹦乱跳地玩耍，跟柯贝内拉也说不上几句话。这一切，柯贝内拉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一定是在同情自己，所以故意装作答不上来的样子。想到这儿，焦班尼觉得自己可悲，也觉得柯贝内拉很可怜。

老师继续讲述：

“好，如果我们就把天河看作是一条大河，那么一颗颗小星也就相当于河底的一粒粒石子和沙砾。如果再把它看作是一片流淌的牛奶，那它就更酷似一条河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星星恰如漂浮在牛奶中那些微细的脂肪球。假如果真如此，这条河流的河水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真空’。这种光线是以一定的速度传送的，太阳和地球也恰好漂浮在这中间。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就生活在天河的河水之中。从天河的水中向周围观看，便会发现，就像水越深越显得湛蓝一样，天河底

越是深远，星星聚集得就越密，因此看上去白茫茫的。请大家看这个模型。”

老师指着里面有很多闪光沙粒的大型双面凸透镜，继续对同学们说：

“天河的形状，正如这面凸透镜。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个闪光的颗粒，都看作是和我们的太阳一样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我们的太阳大致位于这个中心，地球就在它旁边。同学们，晚上请大家站在正中间，观察这凸透镜里面的世界吧。这面凸透镜较薄，只能看到星星点点的颗粒；而这边这块玻璃晶体较厚，可以看到许多闪烁的晶体颗粒，也就是星球。离我们地球远的星球，看上去白蒙蒙的。这就是目前关于银河的理论。那么，关于这个透镜到底有多大，以及里面有多少神奇的星球故事，今天就没有时间多讲了，下堂自然课上再讲吧。今晚是银河节，大家到外面好好观察天上的银河吧！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大家把书和笔记本收好吧。”

教室顿时响起开关书桌盖的响声。同学们向老师恭恭敬敬地行了礼，便一窝蜂地跑出教室。

印刷厂

焦班尼刚出校门，却见同班的七八个同学，在校园角落一棵樱花树下，围着柯贝内拉迟迟不肯散去。他们是在商量去取今晚银河节往河里放的蓝色王瓜灯笼。

焦班尼振臂快步走出了校门。街上，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在忙着准备今晚的银河节，有的人正挂水松叶球，有的人往扁柏上装饰彩灯，一片热闹繁忙景象。

焦班尼没有马上回家，他穿过三条大街，来到一家规模不小的印刷厂。他向坐在门口柜台里那个穿白上衣的大胖子鞠了一躬，然后脱了鞋，走进最里面一间屋子。虽然是大白天，里面却灯火通明。一部部轮式印刷机正在飞快地运转着。一群头缠布条、头戴遮光镜的工人正呐呐有声地忙着各自手里的工作。

焦班尼从门口径直走到第三张高台那儿，向坐在里边的人鞠了一躬。那人回身在架子上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纸条，递给焦班尼说：

“你今天就捡这么多吧。”

焦班尼从那人的台子下边拉出一个小木箱，走到对面墙角。

这里灯光比较亮，铅字擦成一堵墙。焦班尼蹲在那儿，用镊子将一颗颗小石粒般的铅字捡入小木箱里。一名系着蓝围裙的印刷工从焦班尼身后走过，冲他开玩笑：

“嘿，小家伙，你又来了！”旁边的四五个工人既不作声，也不顾盼，只是附合着淡淡一笑。

焦班尼揉了揉眼睛，继续埋头捡铅字。

六点钟响过后，焦班尼将捡好的满满一箱铅字再次与手里的纸条核对一遍，这才把木箱抬到刚才那张台子前。里面的人不声不响地接过木箱，看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

焦班尼又向他鞠了一躬，走出屋子，来到柜台前。柜台里穿白衣的人同样默不作声地递给焦班尼一枚小银币。焦班尼顿时笑逐颜开，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提起柜台下边的书包，飞快地跑到街上。他神气活现地吹着口哨，走进一家面包铺，买了一块面包和一包方糖，就一溜烟地跑了。

家

焦班尼一口气跑回家。这是一间背街小巷里的简陋小屋。并排三扇门最左边的门旁摆着一只破旧的木箱，里面长着甘蓝菜和龙须菜。两个小通气窗都垂挂着遮阳帘。

“妈妈，我回来了。您好一点了吗？”焦班尼一边脱鞋一边询问。

“啊，焦班尼，累坏了吧？今天很凉快，我一直都很好。”

焦班尼进了屋，母亲就躺在里屋床上，肩上披一条白围巾。

焦班尼打开窗户。

“妈妈，我买来了方糖，我给您放在牛奶里吧。”

“你先吃吧，我现在还不饿。”

“妈妈，姐姐什么时候回去的？”

“三点左右回去的。”

“妈，您的牛奶还没来吗？”

“大概还没来吧。”

“我这就去取。”

“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吃点东西，你姐好像用西红柿做了个什么菜，就放在那儿。”

“那我先吃啦。”

焦班尼从窗边端过一只盛西红柿的盘子，就着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妈，我估计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也那么想吗？可你怎么知道呢？”

“今天早上报上不是说了吗？今年北边渔情特别好。”

“可你爸爸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出海打鱼。”

“肯定去了。爸爸没有做过什么非坐牢不可的坏事。上次爸爸捐赠给学校的大蟹甲、驯鹿角什么的，现在还摆在学校的标本室里呢。六年级上课时，老师们轮流拿到教室去使用。”

“你爸爸说好下次要给你带一件海獭皮外套的。”

“就为这事儿，大伙儿见了我，总是提起。他们都在嘲笑我。”

“说你的坏话了？”

“嗯。不过柯贝内拉从不。见大家取笑我时，柯贝内拉总是非常同情我。”

“他爸爸和你爸爸，从小就是好朋友，就像你们现在一样的年纪的时候。”

“是吗，怪不得爸爸上次带我去柯贝内拉家玩呢。那会儿多好呀！我一放学就去柯贝内拉家玩。柯贝内拉家里有一个用酒精发动的小火车，由七节钢轨组成一个环形铁道。还有电线杆、信号灯，信号灯每当火车通过时，才亮绿灯。有一回，酒精用完了，我们就用煤油试着发动，结果火车头一下子给烧成灰了。”

“是吗？”

“现在我每天清晨送报时也路过他们家，可每次那儿都是静悄悄的。”

“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床呢。”

“只有那只看门狗‘扎吾尔’，它的尾巴如同一把扫帚，见到我来，就跟在我后边吻来吻去，一直跟到街头拐角，有时跟得更远。今天晚上，大家要去河边放王瓜灯笼，那条狗也一定会跟去的。”

“对了，今晚是银河节呀！”

“嗯，我去取牛奶时，顺路去看看。”

“你去玩吧。千万别下河，听到了吗？”

“嗯。我只是站在岸边瞧瞧。二个小时以后就回来。”

“多玩一会儿吧。只要是跟柯贝内拉在一起，我就放心啦。”

“我会跟他在一起的。妈，我给您关上窗户吧。”

“好的，关上吧。天已经凉了。”

焦班尼起身关好窗，收拾好碗筷和面包袋。然后迅速穿上鞋，说了一声“我去玩一个半小时就回来，”便消失在黑洞洞的夜色里。

半人马星节之夜

焦班尼微微翘起嘴唇，好像在吹一支凄凉的口哨。他穿过黑乎乎的扁柏林荫道，从镇子高岗上走下来。

斜坡下面一盏高大的路灯，放射出银白色的美丽光芒。焦班尼大步流星走到灯下，一直像妖魔一样跟在焦班尼身后的那道细长、模糊的阴影，逐渐变得清晰而浓重，捉迷藏般地转到焦班尼的侧面。

我是一辆威风凛凛的火车头！前面是下坡，车速要加快啦！

就要超越前面的路灯了！看哪！我的影子就像拉开的圆规！绕了整整一大圈，绕到我前面来了。

正当焦班尼一边遐想，一边阔步从路灯下通过时，白天撞见的扎内利不知什么时候，穿一件崭新的尖领衫，正从路灯对面的阴暗小路

窜出，与焦班尼打了个照面。

“扎内利，你是去放王瓜灯笼吗？”

焦班尼话音还没落，那个扎内利就劈头盖脑地从后面冲他喊：

“焦班尼，你父亲给你带的海獭皮外套呢？”

焦班尼心头猛地一震，脑袋轰轰作响。

“你想怎么着，扎内利！”焦班尼放声回敬他，可扎内利已进到对面一幢扁柏围拢的房子里去了。

扎内利为什么总是对我那么蛮横无理呢？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自己不好好照照镜子，跑起来像只耗子！我没做任何坏事，却那么给他说道四，扎内利才是个混蛋呢！

焦班尼脑海里涌现出一件又一件事情。他急匆匆穿过大街。

街上已被绚丽的灯光和繁茂的树枝装扮得美丽、迷人。钟表店的霓虹灯光怪陆离，每隔一秒钟，猫头鹰钟上的红宝石眼珠便滴溜溜转动一下。一个海蓝色厚玻璃器皿上盛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石，宝石盘宛如星球缓缓旋转。偶尔，铜制人头马会徐徐向这边驶来。

宝石盘中央一块黑色圆形星座简图，被石刁柏叶装饰得十分漂亮。

焦班尼出神地凝视着那张星座图。

它要比白天在学校见到的小得多，只要对准现在的时间，当时天空出现的星星就会如实地在这个椭圆形玻璃盘中旋转呈现，况且有一条银河倒挂天空，如同一条白白的带子。带子下方会出现爆破后喷起的水雾。玻璃盘后面放着一台有三脚架的小型望远镜，泛着黄色的光芒。后墙上挂着一张大星座图，这张星座图把天空所有的星座都描绘

成怪模怪样的野兽啦、鱼啦、蛇啦，瓶子啦……。难道天上真的布满这样的天蝎和勇士吗？啊，我真想去那里好好逛逛。焦班尼遐想着，在那里呆呆站了半天。

这时，焦班尼猛然想起母亲的牛奶，于是离开了那家钟表店。

窄小的上衣紧裹着肩，使得他喘不过气来，但焦班尼仍然雄纠纠气昂昂地甩着双臂，阔步走过大街。

空气如同清澈的泉水在充溢大街小巷，路灯掩映在冷杉和橡树的枝叶中。电力公司楼前的六棵法国梧桐上装饰着无数只小彩灯，使人仿佛觉得是到了美人鱼的国度。孩子们身着新衣，一边吹着“星星索”的口哨，一边呼喊：“半人马星，快降露水哟！”

还有的一边燃放烟花，一边欢天喜地地嘻闹。唯有焦班尼耷拉着脑袋，思索着与这欢乐的气氛截然不同的事情，向牛奶铺跑去。

不觉之间，焦班尼已来到镇子边上。这里有一大片白杨树，高高耸入星空。从牛奶铺那黑洞洞的大门，来到昏暗的厨房，一股牛棚的气味扑鼻而来。焦班尼摘下帽子，喊了一声：

“晚上好，有人在家吗？”屋子里一片寂静，不像有人的样子。

“有没有人在家呀？”焦班尼挺直身子又叫了一声。过了片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好像什么地方不舒服，颤颤悠悠地走出来，嘴里喃喃地问他有什么事。

“我们家今天的牛奶没有送来，我是来取牛奶的。”焦班尼怕老婆婆听不见，使劲儿地喊。

“现在谁都不在，我不管事。你明天再来吧。”老婆婆揉着红肿的眼皮，俯视着焦班尼。

“我母亲病着呢，今天拿不到就没办法了。”

“那你过一会儿再来看看。”话没说完，那人已转身回屋去了。

“那好吧，谢谢啦。”焦班尼行过礼走出厨房。

当他走到十字路口，准备拐弯时，见对面通往大桥方向去的杂货店门前，影影绰绰地闪现出几个黑影和白衬衫。是七八个小学生吹着口哨，有说有笑地朝这边走来，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盏王瓜灯笼。那说笑声、口哨声，都是焦班尼所熟悉的，他们是焦班尼的同班同学。焦班尼不由得想回身避开，可又一想，索性势不可当地迎了上去。

“你们是去河边吗？”焦班尼想打招呼，可觉得喉咙不知给什么东西堵住了。

“焦班尼，你爸爸给你带海獭皮外套来了吗？”刚才那个讨厌的扎内利又嚷嚷起来。

“焦班尼，海獭皮外套！”

于是大家跟着齐声怪叫。焦班尼脸涨得通红，不知如何是好，他只想赶紧逃离此地，却见柯贝内拉也在里面。柯贝内拉显出十分同情的样子，默默地微笑了一下，并用安慰的眼神望着焦班尼。

焦班尼竭力回避他的目光。待柯贝内拉的高大身材走过去后，大伙儿又各自吹起自己喜爱的口哨。焦班尼在街口拐弯时，回头望去，正赶上扎内利也在回头张望。随后，柯贝内拉也吹起嘹亮的口哨，朝前边若隐若现的大桥那边走去。焦班尼心头无比凄楚，突然猛跑起来。

这时，一群小娃娃正哇啦哇啦地从焦班尼身边擦过，他们见焦班尼跑步的样子十分可笑，便哄笑起来。

不久，焦班尼快步跑上了一座黑黝黝的小山岗。

气象标

牧场后面有一座坡势徐缓的山岗。那黑黝黝的平坦山顶，在大熊星辉映下，显得愈发低矮，与大熊星连成一片。

焦班尼穿过露水打湿的林间小径，急匆匆地上了山岗。在黑魍魉的草木和奇形怪状的灌木丛中，唯有那条小径，被星光照耀得十分清晰，亮晃晃的。草丛中小虫泛着萤光，草叶在月光下透明而青翠。焦班尼似乎觉得这些就像刚才大家手里拿的王瓜灯笼。

绕过漆黑的松树和橡木林，天空一下子豁然开朗。焦班尼望见天河由南一直通向北方。同时可以看清山顶上的气象标。眼前是一片风铃草和野菊花，盛开怒放，香气袭人，如同梦境一般。

一只小鸟叫着从山岗上掠过。

焦班尼来到山顶气象标下面，气喘吁吁地躺倒在冰冷的草地上。

镇里的灯光，如同黑暗的海底的一座水晶宫，光彩辉煌。既可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和口哨声，又可以听到隐隐约约传来的呼喊声。风声远去，小山岗的青草随风轻舞。焦班尼那汗水浸透的衣衫，此时已冰冷如石。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原野上传来车轮声响。一排排小火车的车窗，小巧、通明，车厢里熙熙攘攘的旅客们，削着苹果皮，有说有笑，千姿百态。……想到这儿，又一阵难忍的心酸涌上焦班尼心头，他把视线再次转向天空。

可是，无论他怎么看，天空都不像白天老师说得那么空旷和毫无生气。何止如此，他甚至觉得，越看天空越像一片小树林，或是一片原野。焦班尼还发现，蓝色的天琴星竟然出现了三四个，一闪一闪地眨着眼。一会儿伸出一只脚，，会儿又缩了回去，最后终于伸得长长的，像蘑菇一样。就连山脚下的镇子，也如同一片茫茫的星河，又像是虚无飘渺的烟云。

银河火车站

焦班尼身后的气象标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座三角标，萤火虫似地一闪一灭。三角标越来越清晰，最后终于一动不动地巍然耸立在铁青色的空中原野上。三角标如同新锻冶的钢板，齐整整地挺立在天空原野中。

就在这时，不知何处传来一种奇特的叫声：“银河火车站到了，银河火车站！”眼前顿时雪亮，犹如亿万只萤鱿之光同时变为化石，沉入整个天空一般。又如宝石商为了提高宝石价格而把宝石隐藏起来，却又不知被什么人打翻在地，恰如天女散花。焦班尼只觉眼前一片珠光宝气，不断用手揉着眼睛。

当他清醒时，发现自己已坐在刚才那列咣当咣当作响的小火车上，车轮不断向前。没错，自己果真是坐在夜行轻便铁路线那亮着一排排黄色小灯泡的车厢里，正朝车窗外张望呢。车厢里蓝天鹅绒包着的座席，几乎空空如也。对面灰色的墙壁上，点着一盏雕成两朵牡丹花状的黄铜壁灯。

紧挨着焦班尼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高个子男孩，他的上衣湿淋淋的，正把头探出窗外，观赏沿路景色。焦班尼怎么看都觉得这孩子的肩膀部分十分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忍不住想问个究竟。当他想从这边探出头去时，那孩子却突然先缩回了头，朝他望着。

那不是别人，原来是柯贝内拉。焦班尼想问：柯贝内拉，原来你早就在这儿呀！

可柯贝内拉却先开口了：

“他们追了半天，可还是没有赶上这班列车。扎内利跑得最快，可还是晚了一步。”

焦班尼心想：我们俩说好了一起出来的。可嘴上却说：“要不要等等他们？”

柯贝内拉回答：

“不用了。扎内利已经回家了，他父亲把他接走了。”

说到这儿，柯贝内拉不知为何，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似乎什么地方很难受。焦班尼也好像不知把什么东西忘在什么地方了似的，怀着异样的心情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柯贝内拉望望窗外，神情一转，兴致勃勃地说：

“糟了，我忘了带水壶。画册也忘了。不过不要紧的，天鹅站就要到了。我一见天鹅就着迷，无论她飞到哪里，我都能看到。”

这时，柯贝内拉拿出一张圆盘板一样的地图，不停地转动着查看。那上面真有一条铁路线沿着白蒙蒙的天河左岸，通向正南方。那张地图实在是妙，黑夜般幽玄的盘面，一个个车站、三角标、泉水和森林，洒满五彩缤纷的光束。

焦班尼仿佛在哪儿见过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在哪儿买的？是黑耀石的吧？”焦班尼问。

“在银河站站台上要的，你没要一张吗？”

“啊，我刚才经过的车站就是银河火车站呀？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这儿吧？”

焦班尼指着标有“天鹅站”的北部问。

“是的。你看，这河岸的光亮是月夜的银光吧？”焦班尼朝那儿望去，只见莹白、雪亮的银河河岸上，银空中的一片芒草，随风摇曳，掀起一片片波浪。

“那不是月光。因为有银河辉映才显得像万顷琉璃。”焦班尼欣喜若狂地说着，笃笃地踩着地板，把头伸出窗外，吹起高昂的“星星索”口哨，并拚命想把调子拔高。焦班尼想仔细看看天河水。开始，他觉得那里一片朦胧，好像什么也没有。可后来当他用心看时，仿佛觉得那清澈的河水比玻璃更加晶莹，比氢气更加透明。有时也许是肉眼偶然的错觉，甚至可以看见天河水泛出一丝丝紫灿灿的涟调，如同万道彩虹，滚滚奔流。原野上到处都有放射着磷光的三角标，光彩夺目地耸立云端。三角标远小近大。

远处的三角标呈现出醒目的橙色和黄色；近处的则发出银白色的光芒，并有些朦胧的感觉。这些标志有三角形，也有四角形，还有闪电形和锁链形，千差万别，在原野里闪烁着光芒。焦班尼心怦怦地跳，他用力晃了晃头，想使自己清醒。与此同时，整个原野上那些色彩斑斓的三角标，也几乎同时叹息、呼吸，一闪一闪地摇晃、颤抖。

“我真的来到天上的原野上了。”焦班尼感叹地说。

“奇怪，这列火车怎么不用烧煤？”焦班尼伸出左手，向前方试探着问。

“是用酒精或电气吧？”柯贝内拉说。

远处不知何方烟霭中传来一阵像大提琴一样嗡嗡的音响，仿佛在回答这一问题：

“这里的火车，不用蒸汽，也不用电。因为它理所当然应该驶动，所以才驶动。咣当咣当，你们觉得它在发出声响，那是因为你们以前一直听惯了火车的音响是这样的。”

“这种声音，我好像听过好多次。”

“我也在林子里和河边听过。”

咣当咣当，那列漂亮的小火车随着天空的芒草波浪飘荡，在天河流水中，在三角点的银光里，勇往直前地行进。

“啊，龙胆花开了，已经进入深秋了。”柯贝内拉指着窗外叹息。

铁轨两旁低矮的结缕草中，盛开着一簇簇如月长石雕刻的紫色龙胆花，婀娜多姿。

“我跳下去，摘它一朵，然后再上来。”焦班尼心花怒放地说。

“已经早过去了，来不及啦！”

柯贝内拉话还没落，又一花团锦簇的龙胆花也顽皮地闪过去。

随后，一片片黄蕊的龙胆花冠如雨点般前呼后拥地汹涌而来，又从眼前逝去。

三角标的行列，忽而如烟雾绕绕，忽而闪闪耀眼，最后露出熠熠光芒……

北十字星与普利茅斯海岸

“啊，妈妈，您能原谅我吗？”

柯贝内拉突然垂头丧气，急切地小声说。

焦班尼心想：是呀，我母亲也在那遥远的、如同橙色灰尘般渺小的三角标那儿，正思念着我吧？

但他没有说出口来。

“如果妈妈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那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可究竟什么才是妈妈的真正幸福呢？”柯贝内拉似乎在竭力抑制，使自己不哭出来。

“你妈妈又没什么不好。”焦班尼惊愕地说。

“我也不太清楚。但如果一个人真正做了好事，他就应该感到至高无上的幸福吧？所以我想妈妈会原谅我的。”柯贝内拉好像拿定了主意。

车厢里豁然明亮起来。定睛看去，河水无声无息地在灿烂的银河河床上流淌，河床上洒满宝石、露珠和一切美丽的东西。河流正中央，有一座沐浴在银色佛光中的岛屿，岛屿最高处的平坦地面上，竖立着一个光明、皓洁的十字架，那简直如同用北极冻结的冰云铸造而成，披戴着一层晶莹的金色佛光，静穆、永恒地仁立在那里。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车厢上下一片赞美歌的声浪。回头望去，只见车厢里的全体旅客都恭恭敬敬地拉下衣褶，肃然起立。有人胸前抱着黑色封面的圣经，也有人脖子上戴着水晶佛珠，个个十分虔诚地合拢双手，向十字架方向祷告。

柯贝内拉和焦班尼二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柯贝内拉丰满的脸颊，洋溢着苹果般的光泽，美丽动人。

不一会儿，岛屿和十字架渐渐转向列车行驶的后方。

对岸也出现银光闪闪的烟霭，不时可以望见芒草随风起伏。

刚才那银白色还是朦胧含糊，仿佛已奄奄一息。可一会儿又出现许多龙胆花，在草浪里若隐若现，看起来像一团温柔的磷火。

那是一瞬之间发生的景象。天河与列车之间的大地被芒草丛覆盖遮掩，天鹅岛在列车后面微微闪露了两下，立刻消失在远方，变得很小很小，宛如画上的一个小点。芒草又在沙沙作响，天鹅岛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焦班尼后座上不知何时上来一位身材修长、头披黑巾的天主教修女。她垂着两只碧绿的圆眼，渴望再次听到那边传来的话语声。旅客们规规矩矩地回到自己座位上。焦班尼和柯贝内拉二人胸中涌起一种近似悲哀的、从未有过的情感，他俩不自觉地使用不同的语言悄声交谈。

“天鹅站就要到了！”

“十一点整准时到达。”

绿色信号灯与白蒙蒙的灯柱开始在车窗外闪过，道岔前那硫黄般浑浊的灯光也从窗下通过。列车渐渐放慢了速度，不久就望见站台上

一排排温馨、整齐的灯光，灯光不断扩大、伸展。两人面对的车窗刚好对准天鹅车站的大时钟时，列车停下了。

凉爽的秋日，钟表盘上的两根兰色指针，正指向十一时。人们一下于都下去了，车厢里空空荡荡。

“停车二十分钟。”钟表下方显示出指示。

“我们也下去看看吧！”焦班尼建议。

“好吧，下去看看。”两人一齐冲出车门，向检票口跑去。

可是检票口处只亮着一盏紫红色电灯，不见人影。他们四处张望，竟连站长和搬运工的影儿也没有。

两人来到站前一块由水晶雕刻而成的银杏树环绕的小广场上。

一条宽广的大道，一直通向银河的青光之中。

刚才下车的那些旅客，不知都去了哪里，空无一人。

两人并肩顺着那条白茫茫的大道向前走。他们身影恰似屋子里的两根柱子，而这个屋子四面是玻璃；影子又如车轮的辐条，无数条辐条射向四面八方。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从车上望见的那片幽美的河岸。

柯贝内拉抓起一把洁净美丽的沙子，在手掌里摊开，用手指沙沙地翻动。

“这些沙子都是水晶，每粒水晶里面都有一小股火焰在燃烧。”他梦呓般地说。

“好像是。”焦班尼想起好像在哪儿学过，含含糊糊地回答。

岸边的小石子璀璨、晶莹，的确像水晶和黄玉或是孔雀褶曲的化身，又像是由剑峰散发云雾般银光的刚玉。焦班尼跑到岸边，将手浸

入水中。奇怪的是，那银河水虽比氢气还要透明、但确实实实在流动。两人手腕浸水处，浮现出淡淡的水银色，浪花拍打手腕，泛起美丽的磷光，金灿灿的。

顺着河岸向上游望去，只见长满芒草的山崖下，白色岩石如同平坦、宽阔的运动场，沿着河流向前伸展。岩石上隐约出现五六个人影，似乎在挖掘或填埋什么东西，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时而又有什么明晃晃的工具泛起白光。

“去看看！”两人异口同声地说着，朝那边奔去。白色岩石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光滑的陶瓷标牌，上面写道：“普利茅斯海岸”。对面河岸上，到处插满细铁栏杆，还设置了许多精美的长木椅。

“哎，你看这东西好怪呀！”柯贝内拉好奇地站住了，从岩石上拾起一个黑长尖细的核桃。

“是核桃。你看，这么多。这不是河水冲来的，原来就在岩石里。”

“真大呀，这核桃比一般的起码大一倍，你看这个还是完好无缺的。”

“我们快过去吧，他们肯定在挖什么宝贝呢！”

两人手拿黑核桃，又向那伙人那儿靠拢。左前方河滩上，波浪如同温柔的闪电一闪一闪地打来；右前方崖顶，一片如银子和贝壳雕塑的芒草穗随风翻舞。

两人走近一看，一位学者风度的高个子男人，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脚登一双高筒雨靴，一面匆匆忙忙地往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一面埋头指挥三位挥舞着洋镐和铁锹的助手挖掘。

“千万不可损伤那个隆起的地方，用铁锹铲，铁锹！再离远些挖。不行不行，不能乱来！”

再凑近一看，只见洁白松软的岩石中，横卧着一具巨兽的白骨，已经有一大半露在外面。仔细观察便可发现，有十几块四四方方的岩石，上面留有两只蹄子印，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并标有号码。

“你们是来参观的吗？”大学者模样的人，扶正了眼镜，望着两人问。

“你们二定发现了许多核桃吧？这些核桃是，嗯……，粗略地估计，大约是一百二十万年前的吧。算是最新的了。这里一百二十万年以前，也就是地质时代的新第三世纪末，曾经是一片汪洋，这下面可以挖掘出大量的贝壳化石。现在河水流动的地方，古时候盐水潮曾经时涨时落。这具野兽的骨架嘛，这种野兽叫‘波斯’。喂，那里不能用镐刨！要用凿子小心地凿。‘波斯’相当于现在牛的祖先，以前这里到处都是这种动物。”

“您要收集这些做标本吗？”

“不，是用来考证的。以我们的观点分析，这一带的地盘既厚又坚固，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大约一百二十万年前形成的。

但我们还想从其它角度来分析，研究和探索这里以前是否究竟是这样的地层？还是原来这里只有风和水？或者是无边的天空？听懂了吗？不过，……你怎么又用铁锹，那下面埋的是肋骨，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大学者急忙跑过去。

“时间到了，我们得回去啦。”柯贝内拉看着地图和手表催促说。

“那我们就告辞了。”焦班尼恭恭敬敬地给大学者行了个礼。

“噢，那就再见啦！”大学者又忙着继续指挥挖掘工作。

两人担心误了火车，便向火车站飞奔。他们人跑起来如疾风一般，既不气喘，也不腿酸。

焦班尼心想：如果真的能永远跑得这么快，那么跑遍世界也不成问题。

两人跑过刚才走过的河岸，渐渐望见检票口明亮的灯光。转眼之间，两人已坐在车厢原来的座位上，从车窗向刚才跑来的方向眺望。

捕鸟人

“这儿有人吗？”

二人身后传来一个嘶哑而又亲切的男人声音。

这是一个身穿破旧外套的人，一个大白布包裹搭在两个肩头，留着红胡须，背有些驼。

“没有人。”焦班尼耸了耸肩，作为打招呼。那人胡梢略带微笑，把行李轻轻放到行李架上。焦班尼心头猛然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心酸和悲伤，他默默地注视着正面的大钟。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哨音，火车缓缓启动。柯贝内拉不住地观察着车厢的天花板，一只独角仙落在电灯上，投下一条巨大的阴影。红胡子像老朋友似地含笑注视着焦班尼和柯贝内拉的一举一动。火车速度逐渐加快，芒草与河水交替从车窗流过。

红胡子畏畏缩缩地向他俩询问：

“你们二位，去哪儿呀？”

“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焦班尼略有些难为情地回答。

“那太好了。这列火车实际上哪儿都可以去。”

“你去哪儿呀？”柯贝内拉突然气冲冲地冲那人问。焦班尼愣了一下，不禁笑了起来。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头戴尖顶帽、腰挂一条大钥匙的男人，也望着这边笑了。柯贝内拉也不由得红着脸笑了起来。红胡子虽然没有生气，但面部有些痉挛，紧张地说：

“我马上就下车，我是靠捕鸟谋生的。”

“捕什么鸟？”

“仙鹤、大雁，还有白鹭和天鹅。”

“仙鹤多吗？”

“多得是。仙鹤一直都在叫呢，你没听到吗？”

“没有啊。”

“现在还在叫呢，你仔细听。”

他们俩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从咣当咣当的车轮声和风吹芒草声浪之间，传来一阵如泉水涌流的声响。

“你是怎么捉仙鹤的呢？”

“你是说仙鹤呢，还是白鹭？”

“先说白鹭吧。”焦班尼觉得随便说什么都行，敷衍着说。

“捉这家伙最容易不过了。白鹭是天河的白沙凝固而成的。

她们终究是要回到河边来的，只要你在河岸上埋伏等待，当白鹭们飞回来，双腿将要着地还没着地的一瞬间，‘啪’地扑上去按住，就抓到了。白鹭马上就会僵硬，老实地死去。之后就不用说了，把它压缩起来就是了。”

“你是说把白鹭压缩起来吗？是做标本吗？”

“什么标本，人们不是常吃的吗？”

“奇怪啦。”柯贝内拉歪着头说。

“没什么可奇怪的，你们看。”说着，男人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大包裹，敏捷麻利地解开袋子。

“来，你们看，这是刚捉来的。”

“真是白鹭！”两人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

十几只如同刚才的北十字架一般雪白、光滑的白鹭，平展的身体，紧曲的黑长细腿，像浮雕艺术品一样摞在一起。

“眼睛闭上了吧？”柯贝内拉用手指轻轻触了触白鹭那闭着的细长眼，头上的白冠毛仍完好无损。

“没错吧？”捕鸟人又用包袱皮将白鹭一层又一层地包上系好。

焦班尼还在思索着，这里到底是哪些人吃白鹭肉，便问：

“白鹭肉好吃吗？”

“好吃。每天都有人买。不过，大雁的销路就更好了。大雁肉质好，又省事。你们看。”捕鸟人又打开另一个包袱，黄蓝花斑的大雁，如同亮晶晶的灯盏，同刚才的白簿一样，闭着鸟喙，平整整地摞成一打。

“这些大雁即可食用。怎么样，二位尝尝吧。”捕鸟人轻轻拽了一下大雁的黄脚丫，只见那里如同巧克力一样，一下子就掰开了。

“怎么样，来一块吧。”捕鸟人又把它掰成两瓣儿，递给他俩。焦班尼尝了尝，心想：原来这是点心呀！比巧克力还要香甜。

可是哪儿会有这种大雁飞来呀？这个人一定是哪个地方开点心铺的吧？而我小看这人，却又吃人家的点心，实在太卑鄙啦！可嘴里还是不停地嚼着。

“再吃一点吧。”捕鸟人又打开包袱。焦班尼还想吃，但到底推辞说：

“不了，谢谢您。”

捕鸟人又转向坐在对面的那个挂一串钥匙的人。那人谦卑地摘下帽子。

“这，这是您留着做生意的，真过意不去呀！”

“您别客气。您看今年候鸟来势如何？”

“哎，实在多得很。前天夜里，上第二班岗的时候，到处都打来电话，抱怨说不该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灯塔关掉。真见鬼！又不是我关

的。候鸟成群结队地从灯塔前飞过，把灯塔围得严严实实。我有什么办法！这些混帐东西，都跟我诉苦，我也无能为力。

于是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找那位身披斗篷、嘴巴和腿细得出奇的肮脏后生去好了。哈……”

芒草已消失，从对面田野上射来一道强光。

“白鹭为什么费事呢？”柯贝内拉早就想问。

“那是因为吃白鹭肉的时候，”捕鸟人又转过身来对着这边。

“要先将白鹭在天河光亮处吊挂十几天，或在沙土里埋上三四天。那样水银才能全部蒸发，然后才能吃。”

“这不是鸟吧？是普通点心吧？”柯贝内拉心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鼓起勇气问道。捕鸟人显得十分慌张地说：

“差点忘了，我得在这儿下车了。”说着起身拿行李，一晃人就不见了。

“哎，人呢？”两人互相望着对方，莫明其妙。而灯塔看守却笑眯眯地舒展身子，顺着两人旁边的车窗向外张望。两人也同时望去，只见刚才还坐在这儿的捕鸟人已站在河边一片散发着黄蓝色澄莹磷光的鼠曲草地上，神情严肃地张开双臂，凝视天空。

“在那儿！他样子好奇怪呀！好像又在捕鸟吧？鸟儿再不来，车就要开了。”话音未落，黛兰色寥廓的天空中，刚才那样的白鹭嘎嘎地叫着，如漫天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捕鸟人像有约在先，乐呵呵地将两腿叉开六十度，双手依次抓住白鹭逐渐收缩着落下的黑细双爪，装入自己的布袋。白鹭宛如萤火虫，

在袋子里闪闪散发出蓝色光芒。然后渐渐熄灭，最后慢慢地变成灰白色，安祥地合上眼睛。更多的鸟儿没有被捕获，平安地落在天河沙滩上。仔细望去，在鸟爪落地却还未着地时，鸟爪恰如白雪融化一般收缩、变平，转眼间像熔炉里流淌出的钢水，向沙地和石子上扩散。不久，白鹭的鸟形便显现在沙面上，而那鸟形也只是闪烁了两三下，便消失了。沙滩上一切如故。

捕鸟人往袋子里装了二十几只后，突然扬起双手，做出中弹士兵临死前僵硬的姿势，随即消失不见了。

此时，焦班尼旁边传来熟悉的讲话声：“啊，真痛快！正好可以不费劲地挣几个钱。没有比这再好的事儿啦。”焦班尼转身一看，捕鸟人正在把刚刚捕到的一只只白簿整理好，摞在一起。

“你怎么一下就从那儿跑到这儿来了？”焦班尼觉得事情既合情合理，又似乎不合情理，就问捕鸟人。

“为什么？我想来所以就来了！你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焦班尼一下子被问住了。是呀，自己到底从哪儿来的呢？他百思不解。柯贝内拉也红着脸，好像在思索什么。

“噢，我明白了。你们大概是从遥远的地方而来。”捕鸟人俨然恍然大悟，他落落大方地点了点头。

焦班尼的车票

“这一带是天鹅区的尽头。那就是著名的阿尔卑列监测站。”

窗外那像烟花一样光辉灿烂的银河正中央，矗立着四五幢黑压压的大房子。其中一幢平顶屋上有两只透明的蓝宝石和黄玉般的大圆球，鲜艳夺目，环绕着缓缓移动。黄色的渐渐转向对面，而蓝色的小一点的却来到这边。不久两端重合在一起，形成翠绿色的双面凸透镜。又过了一会儿，正中间渐渐膨胀，最终，蓝色的完完全全来到了黄玉球的正面，因此出现了一个绿心与黄色的明亮光环。稍顷又向侧面脱离，重新出现了一个与前面相反的凹透镜形状来。最后终于迅速离开，蓝宝石向对面旋转，黄色的朝这边行进。之后又恰好形成最初的情景，被银河那无形无声的流水所融合。漆黑的气象站，果真如同一位熟睡的老人，静静地横卧在那里。

“那是测量水速的器械。也可测水……” 捕鸟人搭话。

“请各位出示车票。” 不知什么时候，三人座位的旁边，站着一位头戴红帽子的高个子乘务员。捕鸟人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列车员稍微瞥了一眼，立刻移开视线，询问似地把手伸向焦班尼他们一方。

“啊，糟了！”焦班尼窘困了。正当他扭扭捏捏不知如何是好时，柯贝内拉却大模大样地拿出一张灰色的小车票。焦班尼手忙脚乱地试探着摸了摸上衣口袋。他自慰地想：说不定揣在里面呢。他的手一下子触摸到一大叠纸片，心里便琢磨起来，是什么时候放入了这玩艺儿呢。急忙掏出一看，原来是一张折成四块像明信片那么大的绿纸片。列车员伸手在等着呢，管他三七二十一，先递给他再说。他这样想着，便递了过去。列车员立正站直，恭恭敬敬地打开查看，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摆弄上衣的纽扣。与此同时，灯塔看守也从下往上关注地探视。焦班尼想那应该是一种什么证明，顿觉心头一阵激动。

“您这是从三次空间世界带来的吧？”列车员问。

“我也不知道。”焦班尼以为没问题，抬头笑道。

“可以了。南十字星车站就是在下一个三次元空间。”列车员将纸片还给焦班尼，又转向别处去了。

柯贝内拉迫不及待地匆匆翻看那张纸片。焦班尼也想快点好好看看。然而，那上面只是印满黑色蔓草图案的花纹和十几个奇形怪状的字。在默默注视的时间里，竟产生一种被其吞没的感觉。

捕鸟人不禁从旁惊叹；

“哎呀，这可是件宝贝！只要有了它，就可以上真正的天堂啦！何止天堂，这是一张天南地北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呀！怪不得，在这不完全的幻想四次元银河铁道上，可以自由往来、东游西逛呢。原来你们俩并非一般人物。”

“我简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焦班尼红着脸答道。他又把它叠

好放回衣袋里去了。然后难为情地与柯贝内拉又装作凝视窗外的景色。他隐隐约约地感到那个捕鸟人在不时地望着这边，好像还在一个劲儿赞叹。

“老雕车站就要到了。”柯贝内拉一边望着对岸三个排列整齐的银白色小三角标，一边对照地图说。

焦班尼不禁莫名其妙地可怜起坐在旁边的捕鸟人。他甚至心想：只要这人能真正幸福，自己情愿做一只百年仁立在那万丈光芒的银河河滩上的小鸟，任其捕捉。总而言之，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对他弃之不理。他想询问捕鸟人真正需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可又一想那样未免太冒失。正当他不知所措地回头张望时，坐在旁边座位上的捕鸟人已不见了。货架上的白布行李也不见了。他想会不会又在车窗外叉着双腿仰望天空，做准备捕捉白鹭的姿势呢？便连忙朝外看去。然而外面是一片美丽的沙金和银白色的芒草波浪，捕鸟人那宽大的脊背和尖顶帽却无影无踪。

“那个人到哪儿去了？”柯贝内拉也茫然地说。

“去哪儿了呢？我们究竟在哪儿才能再见到他呢？我还没来得及跟那人说上几句话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开始我还有些觉得那人碍事，这会儿想起来心里很难受。”

焦班尼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种奇特的感情，以前从来没有过。

“我好像闻到一种苹果味儿。大概是由于我想到苹果的缘故吧。”

柯贝内拉不可思议地环视四周。

“是有一种苹果味儿，还有一点野蔷薇的香味儿。”

焦班尼看了看周围，他觉得好像还是由窗外吹进来的气味儿。

可焦班尼又一想，现在是秋天，怎么会有野蔷薇花的芬芳呢？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五六岁、头发乌黑油亮的小男孩突然站到眼前，红夹克衫的纽扣敞开着，一副惊恐的表情，全身瑟瑟发抖，赤裸着双足。小男孩身旁站着一位身着黑色西服、衣冠楚楚的高个子青年，他紧紧拉着男孩子的手，那姿态恰如疾风中巍然挺立的光叶榉树，肃穆而庄严。

“哎，这是哪儿呀？噢，真漂亮！”青年人身后，还跟着一个十二岁左右、茶色瞳孔、十分可爱的小女孩，她穿着黑外套，挽着青年的胳膊，惊奇地看着车窗外。

“这里是蓝开夏。不，是康涅库德克特州。也不是，我们是来到了天空。我们要到天上去了，你们看！那个标志就是天上的象征。这回我们可就什么也不怕了。是上帝召见我们啦。”黑西装青年喜形于色地告诉女孩子。可不知为什么，额头又随即浮现出皱纹，显得十分疲惫不堪。他勉强微笑着，叫男孩子坐在焦班尼旁边，然后又和蔼地向小女孩指了指柯贝内拉身旁的座位。女孩子温顺地坐下，文静地合并双手。

“我要找菊代姐姐。”男孩子屁股刚着座，便朝要坐在灯塔看守旁边的那位神情怪异的青年喊道。青年脸上现出难以形容的哀愁，死死盯住男孩那头髦曲、湿漉的黑发。小女孩猛然用双手捂住脸抽抽搭

搭地哭泣起来。

“爸爸和菊代姐姐还有很多事呢，不过他们马上就会跟来的。

再说，妈妈已经盼望了很长时间。大概她在想：我的宝贝儿，在唱什么歌呢？风雪降临的清晨，和伙伴们手拉手绕着院子和草丛欢笑吗？妈妈是真心实意地盼望、挂念着你呢，还是快点来见妈妈吧！”

“嗯，不过，我要是不坐那条船就好了。”

“是呀。可是你看，天空多好，那壮观的河流！在那里，整整一个夏天，我们在唱着童谣“闪闪的星星”休息时，从窗口隐隐约约望见的那片白茫茫的东西，就是那里。你看，多漂亮呀！

是那样地光芒灿烂。”

姐姐停止了哭泣，用手帕擦干眼泪，望着对面。青年又开导似地轻声轻语对姐弟俩说：

“我们已经不必再为任何事而悲伤。我们是在这么美好的地方旅行，马上就可以去上帝那里。那个地方，明亮而充满芳香，有许许多多善良、亲切的人。还有，代替我们乘上小汽艇的人们，一定都会得救的，他们可以分别回到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父母身边，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好了，马上就到了，打起精神，让我们唱着歌前进吧！”青年抚摩着男孩那头湿漉漉的黑发，安慰着他们俩，自己的脸色也渐渐容光焕发。

“你们几位是从哪儿来？怎么了？”

刚才的灯塔看守总算看出了点眉目来，他问青年人。青年微微笑了笑，说：

“是这样。我们乘坐的船撞到冰山上，沉没了。因为这孩子的父亲有急事，两个月前先回国了，我们是随后出发的。我在大学里读书，是他们俩的家庭教师。正好是第十二天，也就是今天或昨天。船一下子撞在冰山上，船体突然倾斜，然后就开始下沉。

海面月光微薄，浓雾弥漫。救生艇左舷已经有一半淹没在水里，人们全上去肯定要同归于尽。我就拚命叫喊，‘让小孩子们先上去吧’。旁边的人立刻闪出一条路，并为孩子们祈祷。然而到救生艇之间，还有很多更小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推开他们。但当我想到拯救这两个孩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时，还是推开了前面的孩子。可又一想，既然想拯救他们，莫不如把他们送到上帝面前，更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幸福！至于那违背上帝意志之罪，可由我一人承担，说什么我也要搭救这两个孩子。

看看眼前的情景，我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小艇上挤满了与孩子们诀别的家长，母亲们疯狂地最后亲吻自己的孩子，父亲们忍着悲痛，呆立在那儿。那场面实在令人断肠。不一会儿，大船开始迅速下沉，我们紧靠在一起，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我要紧紧抱住这两个孩子，能漂多远就漂多远。最后只有等船沉了。

此刻，不知什么人扔过来一只救生圈，可一滑又漂走了。我竭尽全力将甲板的一块木格子拆卸下来，于是三人如获救星似地牢牢抱住它。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赞美歌，顿时大家用各国语言齐声合唱。与此同时，一声巨响，我们随即掉入水中。我想这大概是被漩涡吞没，便紧紧搂住两个孩子。当我模模糊糊思考时，就来到了这里。这孩子

的母亲前年过世了。小汽艇上的人们肯定会得救的，有那么多技术熟练的船夫驾驶着迅速离开了大船。”

周围响起一阵叹息和祈祷声，焦班尼和柯贝内拉也膝陇回想起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眼圈红了。

啊，那片大海是叫太平洋吧？在冰山河流北边的大海上，不知什么人乘坐小船，与狂风，与冻结的潮水，与刺骨的严寒作斗争，他在全力以赴。我实在同情那个人，并感到过意不去。我究竟能为那个人的幸福做些什么呢？

焦班尼垂着头，陷入深思。

“何为幸福，我也搞不清。其实，无论多么痛苦的事，只要能正道直行，即使赴汤蹈火，也能一步步接近幸福。”灯塔看守安慰道。

“是呀。为了达到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就要饱尝各种苦涩，这是上帝的旨意。”青年也祷告般地回答。

姐弟俩精疲力尽地靠在座背上东一头西一个地睡着了。男孩子刚才还是赤裸的双足，不知何时已穿上一双洁白柔软的小皮鞋。

列车咣当咣当行驶在光辉夺目的磷光岸边，对面车窗外，如同放映着的幻灯片，成百上千的大小三角标，大三角标上还亮着红点的测量旗。原野一望无际，聚集了很多很多苍白的薄雾。不知是那里，还是更远的地方，不时有各种各样的迷离烽火般的东西，袅袅升向黛蓝色的天空。那明丽的清风，挟带着玫瑰的郁香。

“怎么样？这种苹果您还是头一回见到吧？”坐在对面的灯塔看守，双手捧着金黄色和红色光泽的大苹果，并用腿接着，唯恐苹果掉

落。

“呀，从哪儿弄来的？真漂亮！这里出产这么漂亮的苹果呀？”青年又惊又喜。他眯着眼，侧着头，贪婪地端详灯塔看守手里捧着的那些苹果。

“喂，请拿着吧，接着！”

青年拿了一个，望了望焦班尼他们。

“哎，那边两位小少爷，拿一个吧。”

焦班尼一听被叫作“小少爷”，火气一下子上来了，但没出声儿。

柯贝内拉却说声：

“谢谢！”

于是青年亲手拿了两个给他们俩一人一个。焦班尼无奈，起身道谢。

灯塔看守总算腾出双手，他把最后两个苹果轻轻放在熟睡的姐弟膝盖上。

“太感谢了。是从哪儿摘来的？这么漂亮的苹果！”青年仔细地看着苹果。

“这一带当然也有很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多半是自然而然结出丰硕果实的。农民也并不怎么吃苦费力。基本上是只要撒下自己喜欢的种子，就会自然丰收。稻米也不同于太平洋地区，没有稻壳。米粒足足比普通的大十倍，到处稻谷飘香。可你们去的地方，已经没有农业。无论是苹果，还是点心，连糟粕都不剩，全部蒸发。香味儿也全部由毛孔扩散出去。

男孩子突然睁圆双眼，说话了：

“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了。她在一个有漂亮柜橱和很多书的地方，笑眯眯地向我伸出双手。我喊着，‘妈妈，我给您拾一个苹果吧！’就醒了。啊，这是在刚才的火车里吗？”

“苹果在这儿，是这位伯伯给的。”青年说。

“谢谢伯伯。阿香姐姐还在睡，我来叫醒她。姐姐，你看，人家送我们苹果了。快醒来吧！”

姐姐甜笑着睁开眼。阳光刺眼，只见她双手遮着光线，看了看苹果。

男孩子简直像吃苹果饼一样啃着苹果。那削得整齐好看的苹果皮，形成软木塞起子似的螺旋形，垂到地板上，但倏忽间变成一团灰光蒸发掉了。

焦班尼他们俩把苹果藏进衣袋。

河下游对岸，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枝上结满红彤彤的圆果。树林正中央竖着一个高高的三角标。树林深处不时传来阵阵悦耳的乐声。那是一首交响乐和木琴的协奏曲，美妙的乐曲随风传来，令人陶醉。

青年不禁浑身发抖。

侧耳静听，那声音就像一片草绿色的田野或地毯在铺展，亦如洁白如蜡的露水从太阳表面擦过。

“看呀，那乌鸦！”柯贝内拉旁边叫阿香的小女孩喊道。

“那不是乌鸦，是喜鹊。”见柯贝内拉一本正经的样子，焦班尼

不禁笑出来。小女孩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果然，在河滩银白色的光炎上，成群结队的黑鸟一动不动地沐浴在河流的微光之中。

“是喜鹊！头后面的羽毛直立着。”青年像是在仲裁。

刚才还在对面的那片绿林中的三角标，已来到车窗近前。此时，从火车后方遥远的地方又传来三〇六号赞美歌那熟悉的旋律。

是众人齐唱。青年脸一下子变得刷白，站起身想到那边去，可想了想又转身坐下了。阿香用手帕捂住脸。

连焦班尼也感到鼻子有点不对味儿。不知不觉之间，有人带头唱起了那支歌。歌声越来越响，最后焦班尼和柯贝内拉也加入合唱。

片刻，绿色的橄榄树林，在远去的银河对面倏然闪烁，然后渐渐消失。从那里漂来的奇特乐曲声，也被火车的轰鸣和呼啸的风声淹没，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声响。

“啊！有孔雀！”

“是啊，有不少哩！”小女孩回答着。

焦班尼看见在那逐渐变小，小得只剩下一个绿色贝壳纽扣那么大的森林上方，时常闪烁着青绿色的亮光，那是孔雀张合翅膀时出现的反光。

“对了，刚才我好像听到孔雀的声音了。”柯贝内拉对女孩子说。

“是的，大概足足有三十多只。那犹如竖琴声的音响就是孔雀发出的啊！”小女孩回答。

焦班尼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酸楚，不觉说了一声：

“柯贝内拉，我们从这里跳下去玩玩吧。”此时他的脸色十分可

怕。

河流分成两条。在漆黑的岛子中心，有一座高高的楼台，上面站着一个身穿宽大衣衫、头戴红帽子的男人，双手各持一面红绿旗，仰望天空，在发信号。

当焦班尼朝那看时，那人先是使劲儿地挥舞红旗，接着将红旗放下藏在身后，继而高高举起绿旗，就像交响乐团指挥一般，奋力挥动旗帜。于是空中传来沙沙的雨声。一种黑糊糊的东西，如同枪林弹雨，相继随声飞向河对面。焦班尼不觉将上半身探出窗外，眺望远方。美丽的黛蓝色天空下，上万只小鸟，一群接一群，各自忙碌着、啼叫着飞过。

“鸟儿飞过去喽！”焦班尼在车窗外自语着。

“我看看。”柯贝内拉也仰望天空。

就在这时，楼台上穿宽大衣衫的男人，突然举起红旗，疯狂地摇动不止。于是鸟群顿时停止飞动，不再有鸟群飞来。同时，从河流下游传来某种东西“呼”地撞击倒塌的声响，一阵寂静之后，那个红帽信号员又挥动绿旗，叫道：

“飞呀，候鸟！现在才是飞渡的时候！”声音清彻、响亮。

与此同时，又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空中径直飞过。

那个小女孩也靠近车窗，把头伸在他们俩之间，那张美丽动人的脸蛋兴高采烈地仰视着天空。

“啊，鸟儿真多呀！啊，天空多美！”女孩子对焦班尼说。

可焦班尼心想，乳臭未干的家伙。真讨厌！他紧闭双唇，继续仰

望天空。小女孩泄气似地出了一口气，一声不响地返回座位。柯贝内拉显出很同情的样子，从窗外抽回身，看他的地图。

“那个人是在给鸟儿指路吗？”小女孩悄声问柯贝内拉。

“嗯，是在给候鸟发信号。一定是什么地方有烽火吧。”

柯贝内拉没把握地回答。车厢里一阵静肃。焦班尼此时也很想把头从窗外缩回来，但把脸暴露在光亮中实在难忍，于是只好默默地保持原姿式站立着。为了掩遮尴尬他吹起口哨。

自己为何总是这样悲伤？必须持有更宽广，更坦荡的胸怀！

河对岸的远方，可以隐约望见点点烟雾和星星之火。那火光既宁静又凄凉，望着它可平复自己的心潮。

焦班尼双手按住自己发烧疼痛的头部，望着那边。

啊，为什么没有人跟随自己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柯贝内拉正跟那个女孩子情投意合地交谈呢！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焦班尼热泪盈眶。银河渐渐远去，消失在远方，只能看到白白的一片。

这时，列车逐渐离开河边，飞驰在悬崖上。

对岸黝黑的山崖也沿着河岸向下游移动，越来越高。猛然间一棵高大的玉米株在焦班尼眼前一晃而过。玉米叶子卷曲着，叶子下面露出绿油油的大玉米棒。那玉米棒已吐出绛红的穗子，甚至可以看到珍珠般的玉米粒。玉米株一排排增多，一片又一片地排列在山崖和铁轨中间。焦班尼不禁从窗外抽回身来，向对面车窗望去。辽阔的玉米田

一直通向天空下那美丽原野的地平线尽头，玉米株簌簌地随风摇动，卷曲整齐的叶梢上，滚动着充分吸收了日光、如钻石般的露珠，红的，绿的，晶莹可爱。

“那是玉米田。”柯贝内拉对焦班尼说。可焦班尼迟迟振作不起来。仍然冷冷地望着田野，随口答道：

“大概是吧。”

这时，列车渐渐减缓速度，车窗外闪过几盏信号灯和扳道器的指示灯，便进入一个小站。

正面银白色的时钟指针正好对准两点。风住了，列车停了。

万籁俱寂的原野上，唯有那只钟摆在滴答滴答地准确记录着时间。

在钟摆摆动稍弱的那一瞬间，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从遥远的原野尽头飘来一丝旋律声。

“这是新大陆交响曲。”坐在对面的女孩子望着这边，自言自语地轻声说。

此时此刻，车厢里的黑装青年和所有的人都动情地幻想起来。

多么恬静舒适的时刻！我为什么不能更快活些呢？为什么这么一人孤单悲伤呢？不过，柯贝内拉也未免太过分了，他是跟我一起上的这列火车，可尽顾跟那个毛丫头交谈，真叫我伤心。

焦班尼又一次用手遮住半边脸，凝视对面的车窗。

清脆、嘹亮的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柯贝内拉也无聊地吹起“星星索”口哨。

“噢，这里已经是荒漠的高原。”

身后传来一位老人睡醒时那爽朗的讲话声。

“这里的玉米若不是用棍子挖一个二尺多深的坑，将种子播下，是长不出来的。”

“是吗。这里离河水还有相当深的距离吧？”

“嗯，起码有两千尺到六千尺深。简直同险峻的峡谷一样。”

对了，这里不是科罗拉多（美国州名）高原吗！焦班尼猛然想起。

女孩子将弟弟的头靠在自己怀里，她那乌黑的双眸出神地遥望远方，陷入沉思。柯贝内拉又无聊地吹起口哨。小男孩一张像丝绸一样细腻、像苹果一样可爱的圆脸朝着焦班尼这边。

玉米株突然不见了，黑黝黝的原野伸向远方。《新大陆交响曲》由地平线边际清晰地涌起，黑黝黝的原野上跑来一个印第安人，只见他头插白羽毛，手腕和胸前佩戴着无数只石饰，在小弓箭上搭一根利箭，正一溜烟儿地追赶火车。

“哎呀，印第安人来了，印第安人追上来了。姐姐你看！”

弟弟喊道。

黑西装青年也睁开眼寻视。

焦班尼和柯贝内拉也站了起来。

“追上来了，追上来了。是在追火车吧？”

“不是追火车。是在打猎。也许是在跳舞。”青年似乎忘了现在的处境，手插衣袋说道。

印第安人大概是在跳舞，追火车也不至于这么乱蹦乱跳。这时，白色的羽毛突然向前倾倒，印第安人一下子站在那儿，敏捷地向空中

拉弓射箭。一只仙鹤从天空晃晃荡荡地掉下来，不偏不倚掉在跑来的印第安人那张开的两只大手中。印第安人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他那手拿仙鹤向这边张望的身影渐渐变小。电线杆上的绝缘瓷瓶一闪而过，又出现了玉米田。从这边车窗看去，便可知道列车行驶在又高又陡的悬崖山路上。由此下望，可以看到峡谷深处的河水，悠然自得地流淌着。

“从这儿开始就是下坡路了。一直下到水平面，相当不容易。

这样的倾斜角度，列车是不可能向相反方向行驶的。你瞧，列车开始加快了！”说这话的像是刚才那位老人。

列车顺着坡道飞速行驶。列车接近悬崖边时，下面终于出现了明澈的河流。焦班尼心情豁然开朗。当火车开过一间小茅屋时，焦班尼发现一个小孩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朝这边张望。他不禁惊叫一声。

列车勇往直前。车厢里的人们，几乎全部向后倾倒，一个个紧紧抓住车座。焦班尼忍不住与柯贝内拉一起笑了起来。银河犹如就在车旁汹涌地奔流，不时有道道光波闪耀。河滩上红瞿麦山花遍野盛开。列车终于平稳下来，速度也缓慢下来。

对面与岸边，插着画有五角星和鹤嘴镐的旗帜。

“那是什么旗？”焦班尼终于说话了。

“我也不知道。地图上没有标明。还有铁船呢。”

“啊！”

“大概是在修桥吧。”小女孩插嘴。

“啊，我知道了。那是工兵的旗帜，是在搞架桥演习。可是怎么

不见部队呀？”

这时，河对岸下游处，那片遥远的银河水猛然一闪，水柱高涨，随即传来“轰”地一声巨响。

“啊，是爆破。爆破啦！”柯贝内拉跳了起来。待那高高腾起的水柱下落后，巨大的鲑鱼和鳟鱼忽闪忽闪地翻着白肚被抛向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后又落入水里。看到这情景，焦班尼也激动得快要跳起来。

“是天上的工兵大队！怎么样，鳟鱼竟被抛起这么高。我还是第一次品味这么愉快的旅行，真是妙极啦！”

“那些鳟鱼如果在近处看，一定很大很大吧。没想到这儿的水里有这么多鱼呢！”

“也有小鱼吧？”小女孩也凑过来插嘴。

“会有的。有大的，就会有小的。但离这儿太远，所以看不见小鱼儿。”焦班尼情绪已完全好转，他兴致勃勃地笑着回答小女孩的问话。

“那准是双子星公子的宫殿。”男孩突然指着窗外大声喊。

右前方低矮的小山上，两座如水晶块垒造的宫殿并排耸立。

“双子星公子的宫殿是怎么回事？”

“我以前听妈妈讲过好多次，说有两座小巧玲珑的水晶宫并排耸立。肯定就是这里。”

“说呀，双子星公子怎么了？”

“我也知道。双子星公子来到田野玩耍，跟乌鸦吵起嘴来，对吧？姐姐。”

“才不是呢。是妈妈在天河岸边讲的那个故事……。”

“后来慧星咿呀咿呀地赶来了。”

“你别捣乱！净瞎说，那是另一个故事。”

“所以才在那儿吹笛子吧？”

“已经下海了。”

“不对不对。他们已经从海里上岸了。”

“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来讲。”

对岸河上突然一片通红。

杨树等树木一片漆黑。本来望不见的天河波澜，此时也隐约泛出细细的红光。对岸的原野上似乎燃起熊熊火焰。滚滚浓烟像要将高高的黛蓝色冷酷的天空烧焦。那火焰比红宝石还要鲜艳、明亮，比合金玻璃更加绚丽多彩。

“那是什么火光？烧什么东西火光才能如此迷人？”焦班尼说。

“那是天蝎火光。”柯贝内拉又对着地图查看。

“啊，是天蝎火光呀。那我知道。”

“天蝎火光是怎么回事？”焦班尼问。

“天蝎被烧死了。据传那大火一直燃烧到现在。爸爸讲过好几次。”

“天蝎是虫子吗？”

“是的，天蝎是虫子，是好虫子。”

“天蝎不是好虫子。我在博物馆看过，泡在酒精里。尾巴上有个大夹子，老师说过，如果谁被它蜇了就会死的。”

“那当然。那它也是好虫子，爸爸说的。从前，在巴尔都拉原野，

有一只小天蝎，专门吃小虫子什么的。一天，它遇上黄鼠狼，险些被吃掉。天蝎不顾一切地逃命。眼看就要被黄鼠狼抓住，不小心，天蝎掉进一口水井里，怎么也爬不上来。天蝎眼看就要被水淹死，它就这样祷告说：

“啊，我以前不知吞食了多少生命，如今当黄鼠狼捕捉我时，我是那么狼狈地奔逃。但终于还是落到这一地步。啊，天哪，我已经没有救了。我为什么不乖乖地把自己的肉体让黄鼠狼吃掉呢？

它也会为此多活一日。上帝呀，请体察我的心意。不要这么白白地送命，为了使大家获得真正的幸福，就请用我的身体吧。’

不知不觉，天蝎望见自己的身体燃烧起通红的火焰，照亮了四周的黑暗。爸爸曾经说过，这火至今还在燃烧。没错，那边的火焰就是天蝎火光。”

“是的，看呀！那边的三角标，不正是一只天蝎的形状吗？”

焦班尼也觉得火焰对面的三个三角标恰似天蝎的臂膀，这边的五个三角标犹如天蝎尾巴上的钳形爪。而那团鲜红、明亮的天蝎火光果真在无声地燃烧，光闪透明。

随着那团火焰渐渐远去，人们甚至可以听到一阵极其喧闹的交响乐曲声，闻到一股百花盛开的芳香，并夹杂着口哨声和嘈杂的讲话声。使人感到附近好像有个什么镇子，人们正在那里欢庆节日。

“半人马星座，快降露水哟！”一直睡在焦班尼身旁的小男孩突然望着对面的车窗叫喊起来。

只见那里有一棵像圣诞树一样翠绿的桧树，树上闪烁着无数只小

灯泡，宛如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聚集在一起，一片晶莹。

“对了，今晚是半人马星座节呀！”

“这里是半人马星座村。”柯贝内拉脱口说道。

“我投球最准啦。”小男孩非常自豪地说。

“南十字星站就要到了。准备下车吧。”青年人对姐弟俩说。

“我还想坐一会儿。”小男孩说。

柯贝内拉身旁的小女孩心神不定地站起身来准备下车，可心里似乎仍不愿与焦班尼他们分手。

“我们非在这儿下车不可。”青年人紧板着脸对小男孩说。

“不。我要再坐一程火车，然后再去。”

焦班尼实在看不下去，说：

“跟我们走吧。我们的车票，可以到任何地方。”

“可我们必须在这儿下车，从这里可以上天。”

小女孩说着露出一丝淡淡的愁容。

“干嘛非要上天呢？老师说过，我们要在这里创造出比天上更幸福的世界。”

“可我妈妈已经去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你信奉的上帝是假上帝。”

“你的上帝才是假上帝呢！”

“不是。”

“那么你的上帝是什么样呢？”青年人笑着问道。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真正的上帝应该只有一个。”

“真正的上帝当然只有一个。”

“我是说，千真万确的上帝只有一个。”

“这不就对了。我祈祷，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你所说的那位真正的上帝面前，再与二位见面吧。”青年人虔诚地合掌而拜。

小女孩也这样做了。大家依依不舍，脸色显得有些苍白。焦班尼几乎失声痛哭。

“准备好了吧？南十字星站就要到了。”

这个时候，遥远的天河下游处出现了光彩夺目、色彩斑斓的十字架。它如同一棵大树，粲然矗立在河流之中，其周围缭绕的青云恰如圆圆的光环悬在空中。车厢里人声鼎沸。人们如同上次见到北十字星时一样，穆然肃立开始祷告。到处可以听到如孩子们扑向食品时的欢呼声和难以形容的深沉的赞叹声。十字架渐渐移行到车窗前，苹果肉般苍白的环状云朵，轻缓地缭绕着。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们欢乐、明快的呼声震人心弦。

人们从天空远方——那凄凉的天空远方，听到一阵极其清脆、响亮的喇叭声。又有许多信号灯和灯光闪过，火车渐渐减速，终于来到十字架的正前方，停止不动了。

“好了，我们该下车啦！”青年拉过小男孩的手，姐弟俩互相整理一下衣领，拍了拍对方肩上的灰尘，磨磨蹭蹭地朝车门那边走去。

“再见啦！”小女孩回过头向两人道别。

“再见。”焦班尼强忍泪水，生气般硬邦邦地说。

小女孩十分难过地睁大眼睛，再次回头一望，然后无言地径直走

出了车门。车厢里的乘客下了一大半，空荡荡的车厢显得格外凄清，外面寒风呼啸。

窗外，人们恭恭敬敬排着整齐的队伍，跪在十字架前的天河岸边。两人看见一个身穿漂亮白衣的人越过无形的天河之水，正庄严肃穆地伸出双手，向这边走来。就在此时，清脆的汽笛声响起，火车开始启动，银白色的云雾从下游倏地飘来，立时吞没了一切，什么都看不到了，唯有许多核桃树的叶片明灿灿地闪现在雾中。带有金色光环的电松鼠，时隐时现地露出可爱的小脸向外张望。

尔后，云雾又倏地散尽，现出一条不知通往何方的街道，路旁点着一排小灯泡。当二人顺着那灯光向前走时，小灯泡宛如向他们点头致意似地熄灭了，而当二人走过时，却又亮了。

回头望去，刚才那座十字架已截然变小，简直可以作项链挂在胸前。刚才的小女孩和青年等人依然跪在那片白色的河岸上呢，还是去了那虚无缥缈的天上？景物迷离，无从知晓。

焦班尼长长叹了口气。

“柯贝内拉，又只剩下我们俩了。我俩无论到哪儿都要同行才好。我现在就像那只小天蝎，只要能为大家寻求真正的幸福。

就是身经千锤百炼，我也不在乎。”

“嗯，我也是那样想。”柯贝内拉眼里浮现出晶莹的泪花。

“可是，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焦班尼问。

“这个，我也不知道。”柯贝内拉茫然地回答。

“总之，咱们应该尽最大努力。”焦班尼仿佛心里充满无穷的力

量，深深吸了一口气。

“哎，那莫不是煤炭草袋？活像天空的黑洞。”柯贝内拉一边胆怯地避开视线，一边指着天河的一处说。

焦班尼往那儿一望，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天河果然出现一个黑洞洞的大口子。它到底有多深？一直通到何处？无论怎么擦亮眼睛，也觉得深不可测，只感到刺眼般的疼痛。焦班尼说：

“再大的黑洞我也不怕。我一定要去寻找人们的真正幸福。

不管到哪儿，我们俩也要携手并肩，共同前进。”

“一定，一定那样。哎，你看，那是多么美丽辽阔的原野呀！

那里有很多人，大概是真正的天堂吧？啊，我妈妈也在那儿。”

柯贝内拉突然指着窗外远方山花烂漫的原野欢叫起来。

焦班尼随之向那边张望，只见那边雾茫茫，怎么也看不出有柯贝内拉说的那种绚丽多彩的景象。

焦班尼心里一阵惆怅，呆呆地朝那边张望。对面河岸上的两根电线杆，宛如双双手挽手地托一根红色横木立在那里。

“柯贝内拉，我们一起去，好吗？”焦班尼说着回过头来，可刚才还有柯贝内拉坐着的座位上，已不见他的影子。只有黑天鹅绒座椅，闪闪发光。

焦班尼如同出膛子弹霍然而起，努力不被人察觉地向窗外探出身子，奋力猛打自己的胸脯，大声疾呼，最后扯开嗓门失声痛哭出来。

周围世界旋即漆黑一团。

“你在哭什么呀？转过身来！”那曾经听到多次、像大提琴一样

温和的声音，从焦班尼身后响起。

焦班尼愣了一下，马上擦了擦眼泪，转过身来。发现刚才柯贝内拉坐过的座位上端坐着一位戴着大黑帽子、面颊苍白消瘦的大人，手拿一本大厚书，正慈祥地笑着目视焦班尼。

“你的朋友不见了，是不是？他呀，今晚就真的去遥远的地方了。你不要再找他了。”

“为什么？我已经答应跟柯贝内拉一起去的。”

“是的，人们都这么想。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和柯贝内拉一样。你所见过的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曾经尝过富有光泽的苹果，坐过这列火车。所以，就像你刚才想的那样，要为了寻找所有人的最终的幸福，和大家一起尽快到达那理想之乡。只有到了那里，你才能和柯贝内拉永远永远地呆在一起。”

“我一定要实现这一理想。可是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这一幸福呢？”

“我也在寻求同一目标。你要好好拿着你这张车票，要专心学习。你学过化学吧？那你就应该知道水是由氧气和氢气合成的。

没有人怀疑这一真理，因为实验已充分证明。然而以前人们说它是由水银和盐合成的，也有人说它是由水银和硫磺化合成的，真是众说纷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信奉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对那些和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们的感人故事，不是也会为之落泪吗？如果那样，我们又要对我们的心地好坏加以议论，是不是？

结果往往找不出正确答案，对吧？但是，如果你真正用心学习，

就可以通过验证来正确区别真假，只要这种验证的方法得以确立，那么信仰和化学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上是怎么讲的。你听着，这是一本史地辞典。书的一页上记载着公元两千二百年前的地理和历史。你好好看看，这可不是现在我们书上记载的公元两千二百年前的历史。而是记载着公元两千二百年前，当时人们思考的地理和历史。

所以，这一页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本史地书籍。懂了吗？

这本书记载的全都是公元两千二百年前的真理，证据十分充分。

如果对它有所怀疑，那就翻看下一页吧。

公元一千年前，地理和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情景就是如此。你不要做出那种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们对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思维和天河、火车、历史，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感觉才存在。你看，还是与我在一起，你才稍微心平气和些了吧？”

那人说着抬起一只手指，又缓缓放下。焦班尼顿时觉得自己、自己的思维、火车和那位学者、天河全部在一闪之后消失，化为乌有。过了一会儿，随着其中一片空间光闪闪发亮后，一切都显得那么空旷、坦荡，所有历史转瞬即逝，一切空空如也，虚无缥缈。光芒、黑暗的变幻急剧加速，不久一切又恢复原状。

“明白了吗？你今后的实验，要将这些支离破碎的思维，由始至终地贯穿起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完整地实验其中一段就行。你看，那边有颗普列西斯（蛇颈龙）星，你要将普列西斯星上的枷锁拆开。”

此时，一串烽火由对面漆黑的地平线腾空而起，照得整个车厢雪白如昼。那串烽火一直升上天空，光芒四射。

“是马杰兰星云！我要为了我自己，为了母亲，为了柯贝内拉，为了大家去寻找那真正的幸福。”

焦班尼咬紧嘴唇，仰望着马杰兰星云起身发誓——为了那最应该获得这幸福的人！

“好了。你要牢牢握住你的车票。你马上就要不在这梦幻的列车上，而是回到现实世界的惊涛巨澜里，阔步行进。天河中那张唯一可以带回的车票，你千万不可丢失。”

那大提琴般温柔、平缓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但焦班尼却觉得天河已离自己十分遥远。微风吹拂，他发觉自己正伫立在长满青草的小山冈上，同时听见布尔卡尼罗博士的脚步声渐渐接近。

“谢谢你协助我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实验。我一直在考虑进行一次从遥远宁静的地方，将我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的实验。你的话语，我都记在笔记本上了。你就像在梦幻中决定的那样果断地行动吧！今后可以随时随地来我这儿商量任何事情。”

“我一定坚定信念，我一定要找到幸福！”焦班尼满怀信心地说。

“那么再见。这是刚才那张车票。”

博士将叠成小方块儿的绿纸片放进焦班尼衣袋里，随后消失在气象标后面。

焦班尼一口气跑下山冈。

他感到自己衣袋里好像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叮叮当当乱响，便

在树林里停下步掏出来看。原来刚才梦幻中的那张奇特的天河绿车票里包着两枚明晃晃的金币。

“博士，谢谢您了。妈妈，我这就给您拿牛奶去。”

焦班尼说着又继续向前跑。仿佛有千言万语一齐涌向心头。

他既感到有些悲伤惆怅，又感到精神焕然一新，浑身充满力量。

天琴星座已转到西方天际，如在梦中伸了个懒腰。

焦班尼一下子睁眼醒来，原来他疲乏地躺在这小山冈的草坪上睡过去了。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脸颊沾满冰冷的泪水。

焦班尼弹簧一般跳起身来。镇子仍像刚才一样灯火通明。但焦班尼却感觉这光亮比刚才要温暖得多。

刚才自己还在梦里邀游的天河，依然白灿灿地挂在天边，黑洞洞的南边地平线的上空尤其扑朔迷离，如烟雾蒸腾。其右边的天蝎座红星银辉熠熠，天空整体的排列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焦班尼一溜烟儿跑下山冈。他心里只是惦念还没吃晚饭的母亲。他飞速穿越黑洞洞的松林，绕过牧场的灰白色栅栏，从刚才的入口处返回昏暗的牛舍前面。好像有人刚刚外出归来，傍晚没有见到，而现在却停着上辆车，车上装着两只木桶。

“晚上好。家里有人吗？”焦班尼喊了一声。

“来了。”一位穿白肥脚裤的人立刻应声走出。

“有什么事吗？”

“今天没有给我们家送奶。”

“是吗，那可太对不起了。”那人马上回到里边拿来一瓶牛奶，

递给焦班尼，笑着说：

“实在对不起。噢，今天中午，我迷迷糊糊地没关好栅栏，有条大蛇乘虚而入，钻到母牛那儿，喝掉了大部份的牛奶。”

“是吗？好，我该回去了。”

“好的。让你特意跑来一趟。”

“没什么。”

焦班尼两手捧着还温热的奶瓶，走出牧场栅栏。

他穿过林荫道，走上大街。又走了一会儿，便到了十字路口。

路口右前方大路尽头就是刚才柯贝内拉他们分完河灯出发的地方。

河上的桥头堡隐隐约约耸立在夜空中。

十字路的街边店铺前，聚集着两伙女子，一边朝桥那边观望，一边交头接耳地谈论什么。

再一看，桥上也有许许多多的灯光和熙攘的人群往来晃动。

焦班尼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他猛然冲着旁边人大声问道：

“出什么事了？”

“小孩掉到河里了。”一个人说罢，其他人不约而同地看着焦班尼。焦班尼不顾一切地向大桥跑去，桥上人山人海，简直看不见河面。人群中还有穿白警服的警察。

焦班尼顺着桥墩飞也似地下到开阔的岸边。

只见许多人手持灯火沿着河滩匆匆忙忙走上走下。对岸黑暗的堤坝上也有七八点灯火在移动。河面上早已不见王瓜灯笼的影子，灰暗

的河水发着微弱的声响，静静流淌。

下游河滩有一块沙洲，黑压压的人群轮廓分明可见。焦班尼快步来到人群前，一眼发现刚才跟柯贝内拉在一起的马尔苏。马尔苏走过来对焦班尼说：

“焦班尼，柯贝内拉掉到河里去啦！”

“这怎么会？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扎内利想从船上把王瓜灯笼推到河里去，不料船身晃了一下，他就栽到河里去了。柯贝内拉为了救他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把扎内利推向船边。扎内利抓住船舷得救了，而柯贝内拉却再也不见了。”

“大家都去寻找了吧！”

“嗯，可不久就都回来了。柯贝内拉的父亲也赶来了。可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扎内利已被领回家了。”

焦班尼走进人群。面色铁青、尖下额颞柯贝内拉父亲身穿黑衣服呆呆地直立着，四周围满了学生和镇上的人。柯贝内拉父亲左手攥着手表，目不转睛地注视河面，众人也都死死盯着河面。

四周鸦雀无声。焦班尼只觉心里忐忑不安，双腿打颤。打鱼用的电石灯往来穿梭。黑黑的河水微波闪闪，涌流不息。

下游，漫长的银河倒映在整个河面，如在眼前，俨然果真降临人间。

焦班尼此时感到柯贝内拉永远都要留在那条银河边上了。不禁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心酸。

人们仍不死心，渴望柯贝内拉从浪花中跃出说一声：“我游了好

远好远”，或者他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沙洲，等待人们去搭救。

这时，柯贝内拉的父亲断然说：

“已经不行了。他自落水已过了四十五分钟！”

焦班尼猛地冲到博士跟前，本来想说自己知道柯贝内拉的去向，自己一直和柯贝内拉在一起来着。可是喉咙好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博士倒以为焦班尼前来问候，便端详了好一会焦班尼。

“你是焦班尼吧？今晚让你受累了！”博士亲切地说。焦班尼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鞠躬。

“你父亲回来了吧？”博士紧紧抓着手表，又问了一句。

“还没有。”焦班尼轻轻摇了摇头。

“怎么会呢？前天他还给我来信呢。信上说，他很好。今天总该回来了吧！或者船误期了不成？焦班尼，明天放学后和大伙儿一起来我家玩吧！”

说完，博士继续将视线移向下游银河倒映的河面。

焦班尼百感交集，默默离开博士。他想快些把牛奶送到母亲身边，并把父亲就要回来的消息告诉母亲。于是一溜烟地沿着河滩向镇子跑去。

（完）